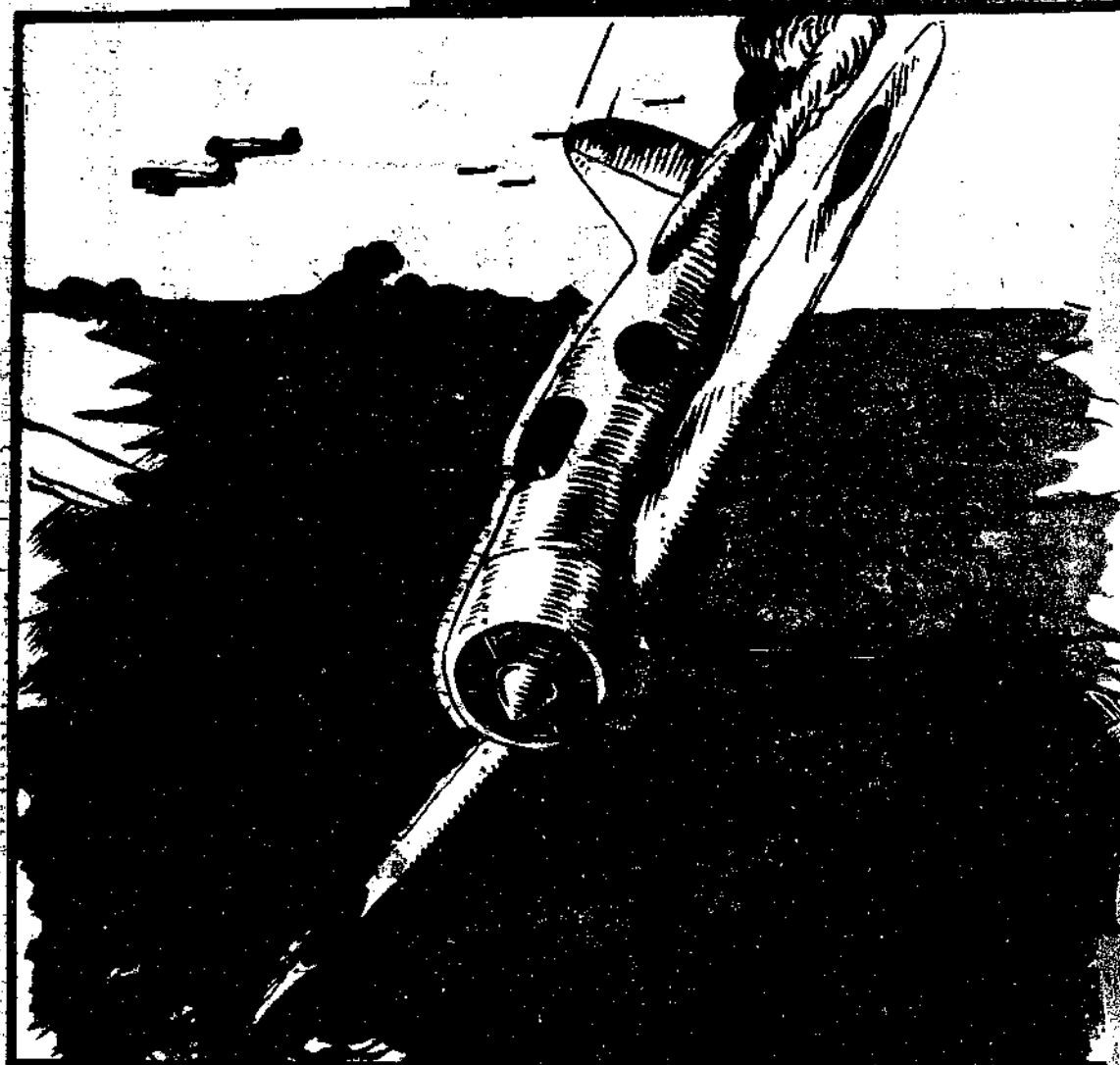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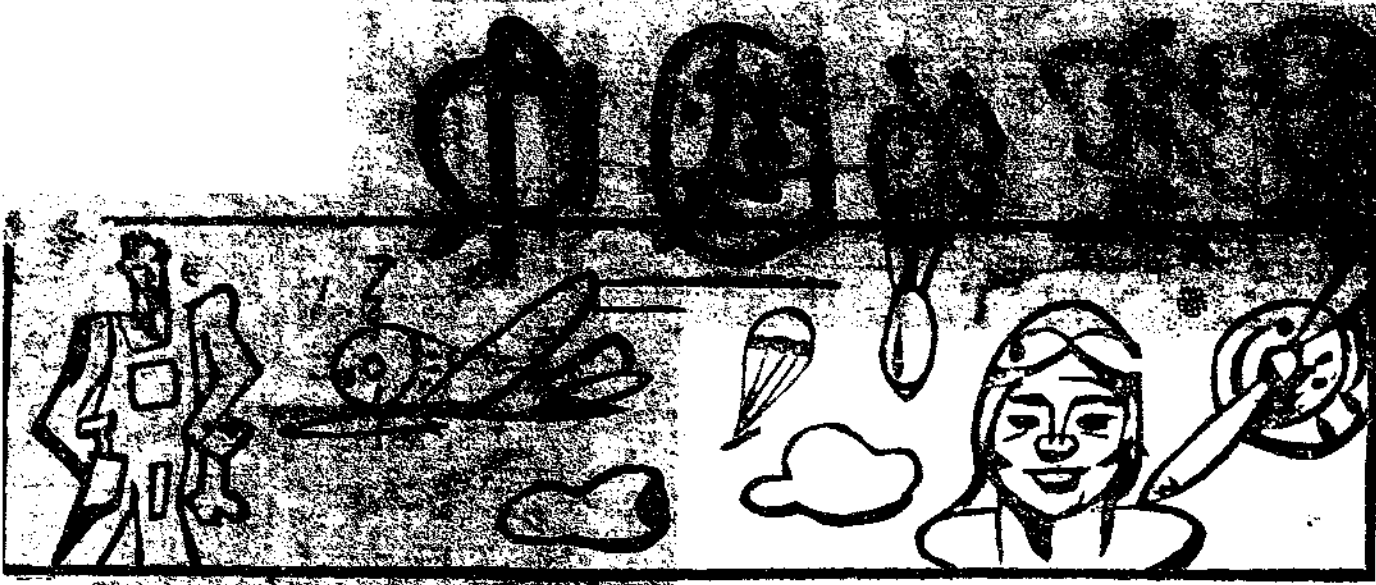


詩歌散文特輯



43

南京圖書館藏



# 目次

擊落敵驅逐機七六一號 (報告)..... 岷山三三一

寄給有志飛行青年的信 (第二封)..... 歌天二三五

詩歌散文特輯

黃正裕..... 三三八

席金..... 三三九

祭..... 三四〇

淘汰..... 三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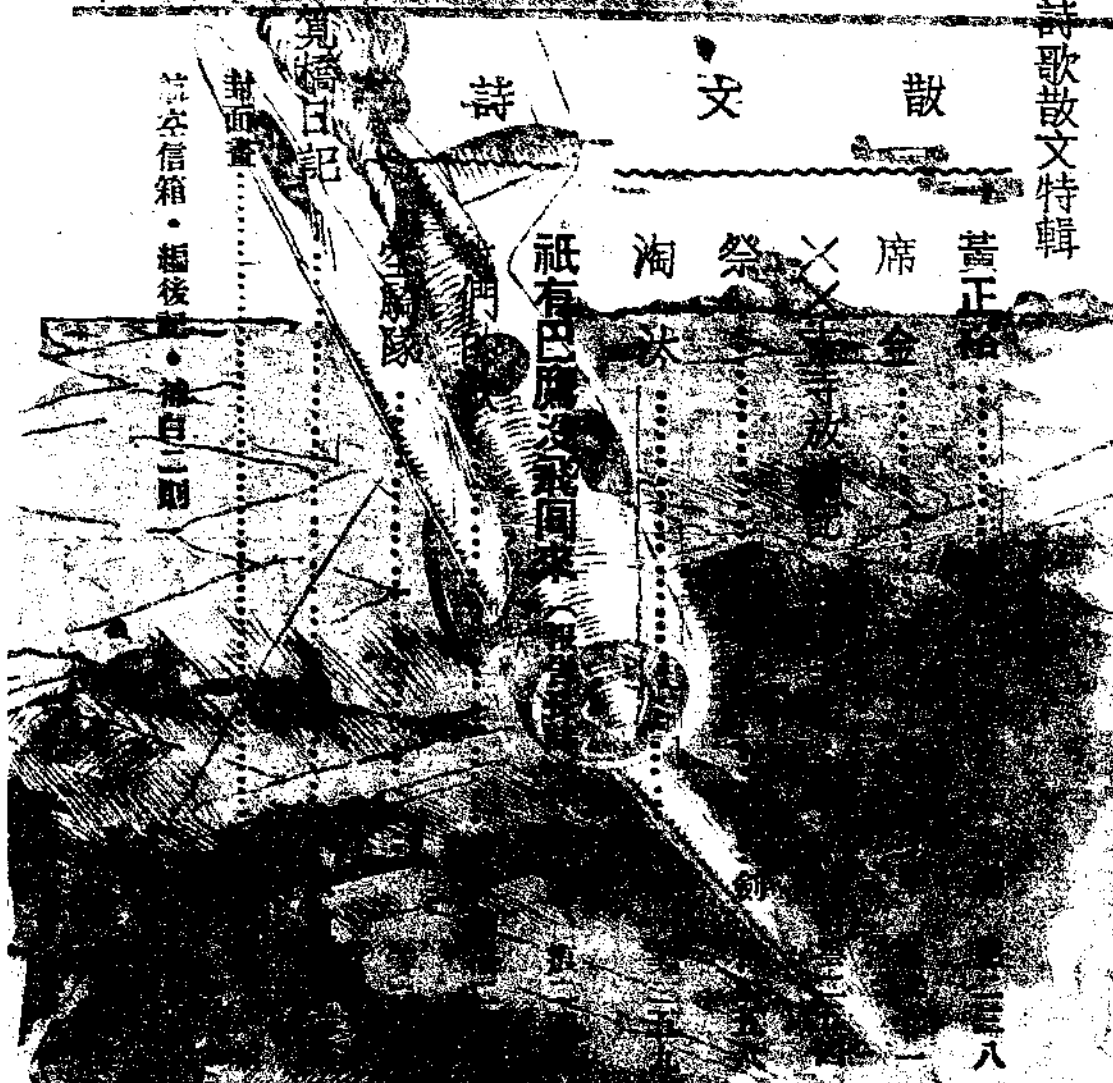
文..... 三四二

詩..... 三四三

見橋日記..... 三四四

對面畫..... 三四五

航空信箱·編後記·雜目二則..... 三四六



## 中國的空軍

第四十三期

三十年七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中國的空軍出版社

成都二十四號信箱

主編人：陶

發行者：鐵風出版社

成都東城樓

發行人：簡

印刷者：航委會印刷所

每月一日出版

零售每册六分

(外埠酌加郵費)

訂閱辦法		冊數	價目
國內郵費	六分	半年六册	三元六角
國內郵費	一角二分	全年十二册	七元二角
國外郵費	六角	半年六册	一元二角
國外郵費	一元二角	全年十二册	二元四角

五一〇三周年慶

# 馬克沁機槍的偉大戰果

## 擊落敵機七六一號

岷山

早上六點鐘的時候，十六連的隊伍集結在駐地的庭家打谷場上，各排的班長在教訓新兵，幾個排長在一邊談論。幾架機關槍排的老兵也在說着閒話，其中一個悄悄說：「昨夜我做了一個夢，夢到我們在陣地裏防守的時候，忽然有二架敵機降落下來，就在我們陣地旁邊。」

這話傳到葉連長耳朵裏，這個甘來處的精幹漢子心中又好笑又好氣的想：「新兵在鼓着勁認真做動作，排長們却在一旁談笑自若。老兵則油腔滑調的說夢到敵機在他的陣地裏降落下來，若果這樣一部份認真一部份人悠逸，不僅敵機永遠不會降落下來，即使落下來，也無法捕捉到敵機上的飛航員。在自己的練兵場上都馬馬虎虎不實注精神去做，用命的時候，還能勇敢一致向前嗎？」心中盤算着怎樣才能使得這個練兵場面動作一致，那左邊一角，新兵排的排副却把他對新兵所說的一字一句打到葉連長的耳朵裏來了：

「這幾天天氣這樣好，敵機一定要來襲擊我們所保衛

的滿場的，也說不定敵機會降落在我們的機場上。如果降落在時，你們看我的指揮，我對那個方向跑，你們也跑。眼上來，我的槍對那邊發射，你們也集中射擊。最要緊的就是不要怕，敵人飛機如果降落，我們就不管容辭的起飛逃走。」

這一字一句注入葉連長耳朵中的新兵排副的話，使得葉連長擾攘的心漸漸才歸平穩。可是，一回頭，看到兵們道在一邊說鬧，他決心即刻收操，讓這個令他不快的場面早結束。他呼過來掛紅領帶的值班排長說：

「收操，今天也許有敵機來襲。」

那斜掛紅領帶的排長，把命令傳給各排，這操場地上一百來個粗壯的兵，在各排的解散口令下，就像解體的分子，各自離開了這片不大的打谷場。

葉連長走在回連部的路上，心中想：「今天似乎有點兆頭，大家心理上都在準備有敵機下落呢。等着看情報吧！」

南京圖書

穿過一邊是種了秧的水田一邊是灌溉溪流的小徑，再跨過一塊石頭的小橋，葉連長回到連部。翻翻待看的通報，日日命令之類的軍中文書之後，又走到庭院中來。庭院上空的天是一片湛藍，比竹葉要淡些。陽光已由機場那邊透過庭院邊的竹叢，洒了些碎金花在這黃色的潔淨的光地上。這天氣，是川西場子上難得的好天，敵機的進入，是一定的了。

葉連長決定到營部裏去一趟。

營部只隔了一地田疇。房主人的家里正在庭院上打着剛收進來的麥子。從窗戶里透出營長在電話機上的語聲：

「×時×分，敵機九架，到萬縣，×時×分，敵機一羣，過雲陽。」

「好的，我等待團長的後續命令。」

葉連長走進金營長的房間，金營長剛好把電話聽筒掛在吊鈎上。金營長馬上告訴他：

「有情報了，你連上的兩挺機槍準備在×號沙堡附近佔領陣地。步兵排在二百公尺外的對面壕溝中掩伏。不必疏散，可以幫助射擊。」

葉連長也不多逗留，走回連部附近，碰到了他連里的排長，就關照第一機槍由黃志立排長率領準備進入×號沙堡的北面陣地。第二機槍由廖洪標排長率領進入南面陣地。另外命一個排長率領新兵步槍羣在沙堡對面的西頭起伏地裡掩伏射擊。

剛好是上午一頓的飯吃過之後，伙夫們在小溪裏洗刷着粗磁藍花碗。也在同一小徑上，熟練的老戰鬥兵攔着馬

克沁重機槍的各節，向陣地行進。

另一個場地上，新兵排長吹着口笛，集合他的部下。

### 三

陣地築在一片秧田中間的墳塚竹林間，竹林的綠葉最掩護物，也是目標。在第一機槍陣地之南，一架修理中的飛機停在×號沙堡里。第二機槍陣地也是以竹林掩護。

陣地是低於地面三公尺的地穴，二個兵先下去，然後機槍架，機槍，彈藥箱，一件一件遞下去，敵機射擊手把子彈帶喂入槍膛，又扣板機，對空試射了幾發的彈子彈。

一切都良好，這回就只有守着陣地靜等敵機來了。

陽光逐漸蒸熱了水田中的淺水，雖然在綠蔭中的陰涼的地穴里，也悶厭不耐了。大家都希望有一點變動。

變動，首先由飛機場那邊來了。先是隆隆的飛機試車聲，漸漸有一架一架的飛機以異乎平時做練習飛行時的情緒起飛了。這些飛機都是訓練中的雛鷹，他們是準備隨時將吞噬他們的暴風雨的一起飛之後，就一還向着×方飛去。地面田疇間的小徑上，倉急的走着面帶恐慌與無助神情的村民。他們有的是趕場歸來的，有的從陣地裏回家，有的則從這戰區逃到另一個自認為安全的地區去。

陣地里的兵士們是怡然的，望望天上與地上，心中在想：「都走罷！伙計們。各有各責。種田的我不留你們打仗，上天的我不勸你發呆。我們平素捕黃鱔，釣魚，捉青蛙，做許多只為自己吃喝方面的事，閑着，玩着，此刻，自然是輪到我們了！」

別處的陣地裏在試射着子彈，這邊，第二機槍陣地也咕咕的射了二發應和着。

## 四

現在，已是正午時分，太陽到正中天只差一點點途程了。機場附近的天空與田畝間的小徑上都消失了剛才的匆忙與驚慌，一片寂靜落在陽光與綠田交流的無言裏。

可是，也就在寂靜的時候，一種最恐怖的東西驀地出現了。大家尖着耳朵在聽，在搜索什麼地方的一點嗡嗡機聲。

慢慢的，這嗡嗡機聲由東北而西南。

「這是敵機，準備射擊。」葉連長已經伴同他的部下，蹲在第一機槍陣地的地穴邊緣上。他判定是敵機逼近，就命令着他穴裏的部下。

嗡嗡的，從西南方天空來了不過一千公尺高的敵機羣。最先的是三架的一個編隊，在快飛近機場區域時，一架一架的俯衝下來。那悲鳴的聲響與輕捷的形體激怒了握槍的射擊手，從葉連長的二個陣地，從全機場各處警備隊的陣地，對着這三架更番衝下的敵機，彈火連珠樣的噴射出來。

這三架敵機輪流俯衝射擊了一次之後就向東邊機場上空飛去了。

葉連長看着第一機槍陣地的抵抗很從容鎮定，而且不失時機，可以不必顧慮；第二機槍陣地是班長在指揮，想不放心，決定利用這第一批三架敵機走後的空隙，跑到一百五十公尺外的第二機槍陣地去。

當他決定了即跑上道途的時候，第二批三架敵機中的第一架已經沖空而下。一陣彈雨夾着咕咕的槍聲爆炸了週遭的空氣，葉連長趕緊伏倒身子在小徑上。

第二架敵機又俯衝下來了，這架敵機是對準第一二兩機槍陣地的×號沙堡射擊的。一陣緊密的地上火與天空火交流着，雖然是在避免射及的掩伏狀態，葉連長還是看到這架敵機上駕駛員本然的以全武裝面孔衝機沖下，又不然拉起這龐大的一架飛機由不及一百公尺高的低空轉側向後方拉起。

第三架敵機又下來攻擊不遠的另一個沙堡。這時候，拉起來的第二架敵機忽然又傾跌下來，冒着微白色的煙，向西南方樹林間落下去。

明確認定這是敵機被擊落了，他就跑向二百公尺外的步兵排的散兵壕邊。

「敵機已被擊落，立刻隨我向西南方搜索前進。」

新兵排的排長由竹林散兵壕中領着步兵參加射擊這架敵機之後，也眼見敵機殞落下去，立刻把連長的命令重複一次，就躍出陣地，領着四十多個弟兄，提了槍，跟在連長之後向西南方村舍林際沖跑過去。

## 五

從大路奔入小徑，小徑容不了多人並行，爲了趕速，踉蹌在淺水秧田中前進。

第一架第三架敵機已放棄了對地面靶的攻擊，直掠着來保護他們的落下同聲。牠首先攻擊着小徑上行進的士兵們，士兵們不理會牠，依然快步跑向前去。敵機子彈也未

射中到任何一個人。

搜索到二千公尺外的一個村舍附近，龐然的紅旭日微的敵機倒栽在水田的一角上，他在冒着濃黑的煙，接着突然噴出紅色的火焰。

在三百公尺外的小徑上，葉連長想：莫不是敵機飛員業已跳出機座，放火燒了飛機就跑掉了嗎？他決心不讓敵人逃掉，命令着：「第一二兩班散開，到附近一公里內的村莊中去搜索敵機飛員，第三班佔領交通要點準備對敵飛航員射擊。」

聽着這個命令，各班班長領着弟兄們跑步散開。似乎各個村舍與村舍都成了敵機飛員的逃遁處似的，每個兵都以待射擊的姿式攔路提着步槍沖入村舍與村舍。

熱烈的敵機的火使得敵人天空中的飛機絕望了，牠們不再對地面射擊了，而這架燃燒中的敵機也只好隨風的自焚着。

汽油路到十公尺外的村舍上，於是，一些麥草屋頂與竹林也燒着及燃燒起來。

這使得附近一帶烈日下的空氣更爲焦灼了。汽油的味道，火的灼熱氣息，稻草灰層，以及村民的恐慌，構成了一幅緊張畫面。

搜索兵回來了一些，說是沒有找到敵機飛員。於是大家就用水田中的濘泥巴向著敵機的熊熊火焰擲去。

差不多過了五十多分鐘，火才熄滅。村舍的房子也救熄了，人才鬆鬆點，可是每個兵的手臉都弄得泥污不堪，身上也滿是泥，不啻是一場大戰之後。

從各處流來了看敵機的人，士兵們只放進來空軍總指揮毛邦初將軍。這位沉靜的將軍吩咐着葉連長：「你要好

好的仔細的挖掘牠，一片一木都要保存下，我們要用爲研究的資料的！」

一直到晚，塗了泥污的士兵們索性脫了軍衣，穿着褲褲與襯衫，在灼熱的水田濘泥中，一件一件的挖掘着殘廢的敵機碎片。

### 六

機槍組的士兵們在戰鬥終了之後，也絡繹而來看。大家非常欲快，就那麼以二挺機槍，一羣步槍，笨拙而勇敢的，與敵機殘廢式的對射着，就把牠「擊下來了！」

到晚上，從灰燼裏取出已死的敵機飛員屍體，他已燒焦，但面孔的模糊與破碎可以證明他在燃燒中便已中彈陣亡。此外，一隻油箱上的八處彈痕也是致命傷所在。

士兵們沒有什麼慶祝來奏凱旋曲，他們第二天，照常在中操場裏，勞動自己。而勞務總團長，他們作戰的指揮官，則給他們送來了毛巾等慰勞品。

第三天，常那廣山用手從木桶中撈起一條鱗魚，敲破牠的腦壳，釘牠在木凳的釘子上，正待用刀來剝鱗牠的時候，團部又傳來了敵機來襲的情報。

擦擦手，大家收拾了鱗魚的調理工作，咕嚕着：「媽媽的，非再幹下你一架二架不可！」這些善良的戰士。翼全付武裝守在他們的崗位上了。

附記：這是第一次在機場防護中所收的擊落敵機的戰果；而被擊落的敵機則是半年以來，蹂躪四川內地的敵機鏡驅逐機毀滅在中國原野上的第一架。這含有二種第一意味的戰鬥僅是在幾個兵與一個勇敢的連長的笨拙抵抗方案中展開的。由此可見，劣勢武備只要有決死的戰鬥精神支持着，勝利也會到來的！這次第十六連所費共一千七百顆

粒子彈。

作者



……飛行，不是我們學飛的目的！投身空軍的青年決不是沒有抱負的，飛行技術只是達到我們抱負的一種工具罷了。

# 寄給有志飛行青年的信

歌天

## 第二封 上飛機以前的準備

朋友們：  
第一封信大概你們看到了吧？那是寫的「什麼樣體格才適於飛行」，現在這一封是打算來談談「上飛機（這飛機是單指教練機）以前的準備」了。

談到上飛機，緊挨着就是飛行。提起飛行，很容易就引誘人想像到置身於太空之上，在那無邊無際的長空中，想上則昇，欲下則降。前後左右，任你遨遊。

說來好像開玩笑似的，學會飛行，簡直像小鳥兒可以在天空任意迴旋。其實，只要你能夠將飛行的技術學到嫺熟，像小鳥那樣的隨意而飛。還不真的是你飛行生活中的一大部分！

這些話或許也許會被有些坐過飛機的先生們出來反駁：說我這話有點誇大，或者近於胡說白道，坐飛機並

沒有什麼愜意處，甚至有時還把人顛得嘔吐。是的，這是事實，他有他的根據。現在我要同你們講明這個道理了。第一他是「坐」飛機，飛機的操縱，完全握在「駕駛人」的手裏，他同坐輪船有什麼兩樣？所不同的，最大的區別也不過是一個是在水上，一個是在天空。其次，飛機之在天空，猶如輪船在海裏是一樣：海裏水有波浪，空中的氣流也有波浪，（只是人眼

不容易看見就是了。）船受顛簸，飛機怎麼能夠不受影響呢？所以，這位「坐」飛機的先生，如果沒有健全的體格，而又沒有空中生活的習慣，坐飛機受顛簸而嘔吐，那還不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如果你不是「坐」飛機，而是一「駕駛」飛機，雖然你坐在飛機上；這飛機的一切操縱系，全部握在你手裏，你開大油門，拉拉駕駛桿，飛機就

會飛到天空，壓壓駕駛桿，蹬蹬舵，飛機就會轉彎，拉拉桿就爬高，拉拉桿就俯衝，你想做一個什麼樣的動作，飛機就跟着你的動作做出一個你所想像的來。反正是你飛飛機，而不是飛機飛你。在表演的時候，飛機常常用那些在天空寫出字樣的字體來，這不是飛機可以在天空里任意隨意的證明嗎？

話說到這裏，我要向你們提醒一句：「飛行，不是我們要學飛的目的！」這句話，我想一定用不着我再在這裏累贅了吧？凡是一個投身空軍的青年，他決不是沒有抱負的，這飛行的技術，只不過是為達到我們的抱負的一種工具罷了。

假使一種專門技術，拿它可以充當個國家的國防力量的話，這門技術，決不是一下子兩下子隨便地就能夠拿到手裏的，（如果說這飛行技

術是屬於軍事的，那就更加嚴格了——不論中外，都是這樣：縱然你能夠飛民航機，要進入軍事飛行機關中，則必須再從頭訓練起；反之，一個學飛行的，他學不了軍事飛行時，就未必一定不能學民航。（所以，要想學習一種真正的專門技術，是必須經過「忍耐」、「毅力」和「艱苦」各階段的！）

明白了這個道理，現在我就請你們耐着心，聽我講「上飛機以前」的各種瑣細的事情一步一步的告訴你們：

**A. 穿飛行衣**

飛行衣不論是單的，綢的和皮的，全都是一個樣子：上下身連在一起，從上身前面開口，這開口的地方，不是拉鍊，就是安的鈕扣，袖口和褲腳都有扣帶。穿，沒有什麼花樣，只是穿上以後，不太鬆不太緊就行了，因為太鬆太緊都會妨礙到飛機上的動作的。

至於圍巾，（飛行時大都用圍巾的）差不多都用綢子做成，圍的時候，你們要注意，固然不能夠繫到頸子上束得極緊，但是也決不能隨便便地鬆到頸子上就算完事。我曾看見過這樣的一件事發生：做學生的綢子圍巾在空中被風吹開了，竟然把坐在後座的教官頭上的飛行眼鏡打掉了。

。（這是中級的教練機，學生坐在前座，教官就坐在後座了。）

**B. 穿戴飛行鞋（或靴）和飛行手套**

在夏季飛行，同時又不飛到一萬呎以上的高度時，飛行鞋和飛行手套不穿是也可以的，不過，一般的講起來，平常都是要穿鞋的，這是給學飛的人的一種習慣，尤其是手套。

飛行手套係皮製，裏邊有毛，袖筒子較長些，手部有分指的，有不分指的。飛行鞋與普通皮鞋差不多，較大一點，也是裏邊有毛。飛行靴直到膝蓋處，寬大，輕軟，全是毛的，至於穿戴的方法，沒有什麼特別地方，只是穿戴上以後，手腳都覺鬆了些，不過，穿戴成習慣時，也就漸漸的動作自如了。

**C. 戴飛行帽和飛行眼鏡**

飛行帽，雖然也有布的，但，不常用，多半是用皮的和毛的。戴，只是試一試大不大，小不小，和帽帶扣上緊不緊就行了。至於飛行帽上的飛行眼鏡，就須要對你們特別提一提：第一要把眼鏡拉下來試一試，眼鏡的帶子是鬆是緊，緊了，飛一個相當時間以後，會將頭箍得疼痛，鬆了呢，到空中有被風吹掉的可能。第二，就是指眼鏡，你們不要說：「戴飛行帽

的時候，我已經揩得很清楚了。」我告訴你們，到要上飛機的時候，再拿下來揩一道。不信，你拉下來看看，鏡面上已經又結一層水珠了。這個道理是因為：從穿飛行衣戴飛行帽，到抵達飛機而且輪到自己飛行的時候，還不得有一個相當的距離麼？帽子在頭上戴着，眼鏡在上面印着，好了，等到你爬上了飛機，把眼鏡一拉下來，上面早已被頭上蒸出來的熱汽沾滿了。這時候你是顧得看教官的手勢呢，還是鉤下頭去擦眼鏡？

**D. 請保險傘**

保險傘也叫降落傘。我想這件東西你們都看過的——不管是電影里邊或者畫報上。實際上也就是那樣，只是你們沒有親手拿起來真的看看就是了。傘，也就是像個傘的樣子，是用真正的好紡綢製成的，普通的是二十八幅，每幅有二十多呎長，在兩幅的總聯處有一根繫傘繩，所以繫傘繩也有二十八根。傘的正頂點有一個小孔洞，這個小孔洞是在傘張開後，用以穩定傘的下降的，因為過去沒有這個小孔，跳下時，傘在空中搖擺得非常厲害，跳傘的人着地數日後，被碰盪誘致的頭骨常時還不能恢復。



大傘的上面還有一個小傘，也叫導傘。這個是比較簡單些，只有八幅，繫傘繩也只有八根。傘里邊裝有鋼骨的彈簧，從名字上也可以想到牠的用途。當跳傘後，傘的外包一打開，這導傘因有鋼骨彈簧，自動的就張開來，正因為牠的引導，大傘也就被拉而展開了。

平時，傘是摺疊着的。小傘摺在大傘的上面，外面用帆布包裹着，扣上活鈕扣，鈕扣上貫一保險銷，這個鐵絲用彎曲的彈簧環裝起來，引到胸前，這就是放在左胸下的唯一的張傘環。從飛機上跳下來第一件而最要緊的就是記着拉這個張傘環，否則，傘和你一同到地也不會張開的。

傘的構造，暫且先簡單的講到這一點點吧，我們現在又不是來研究保險傘的，只是傘上的名稱和傘的樣子略略有那么一個概念就行了。如果我們這裏沒有說明白，你們要想知道一個清楚的話，可以去專門講過保險傘的這一類書籍。

保險傘分胸傘，背傘，和墊傘。教練機駕駛員所用的，都是墊傘，這

傘是正好在臀部下面坐着的。現在我們所講的也就是墊傘。

跳傘也分很多種類，像那種「魚習跳傘」是很容易的，從一個大飛機的座艙里把門打開，往外一跳就行了。至於「被迫跳傘」就比較複雜了。機種，既分教練機，轟炸機，驅逐機等，同時飛的方式又有平飛，倒飛，螺旋等等之別，據一般有跳傘經驗者講，一般的跳法是：轟炸員打開機身下面的艙門跳，駕駛員從上面用力的向外跳，這是轟炸機；驅逐機在平飛時，解開保險帶，把機頭一推人就出來了，螺旋和倒飛時，把保險帶一解，人一用力就跳出來了，教練機比較還要容易些。總之，不論從什麼飛機上跳下來，都有一件重要的共同的動作：即拉張傘環！

現在要來談談指保險傘了。前面已經說過，傘的外邊有布包，布包外邊有幾根寬帶子，這幾根寬帶子都連在繫傘繩上的。指傘的時候，就是把寬帶子從背後由兩邊肩膀上，腰間，兩腿根間都拉到胸前，都扣在一個金屬製的大鈕扣上。這樣，保險傘就算

是掛在身上了。

現在指好了保險傘，暫且不忙爬上飛機，我還要再對你們囑咐幾句：保險傘掛在身上（也就是指掛在臀部下面），那幾根寬帶子合適否？太緊時，你坐到飛機里伸不起腰幹，鬆了呢，坐到飛機上以後，肩頭上的帶子時常會脫下來攀在胳膊上。大腿根上那兩條帶子也得束的合適，關於這一點，我曾經聽到我的教官講過這樣的一個故事：一位飛行員，從那發生了一個不可救的故障的飛機上跳出來，保險傘正常的張開了，而且也正常的安穩降落在地上，但是，跳傘的人已經斷絕了呼吸，這是什麼原因呢？人好好的從飛機上跳出來，而且全身又沒有一處受傷，呵！到後來才發現東在大腿根邊的那根帶子勒住頸九了。

現在算是打扮完畢了，也是一「準備」妥當可以「上飛機」了。因此，我想這封信應該停止在這里，關於到飛機上以後的事情，下一次再講好不好嗎？

再見！祝  
抗建努力！

小若上

# 黃正裕

胡兒

種上露，何易暗！

露暗明朝更復暗，

人死一去何時歸？

——社歌

歷史寫些什麼，明天好像萬花筒，暗的一搖，會知道有什麼花樣。「隱公息姑元年，莊公癸生二十二年……」問那晝夜影戲着的月亮去，那是那一段消遣的時光？有專門種草年代的傻子，會問着他那像戴着哥倫比亞大學的洋金戒指的無名指說：「莊公二十二年，是公元前九千九百九十九年……」公元在那一年，先生？公元九千九百九十九年和一萬正年的界線又劃在那裏？要年歲做什麼？要年歲做什麼？熱戀中的歲月永遠是年青的；邁着大步，向着光明的人，那一個有蒼老的心？

我們讀書，——寫人的故事裏便少不了「……武陵人……」或者「五柳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一冊劇本，有作者的自述以外，便是「時間」，便是「地點」。寧願再添註上「現代，某城」那些不着邊際的話。有一年江南的春，沿山麓的石子路，望故人的墓道走，溪水跳着，唱着，奔過獨木橋。我跨上橋墩，有人拉着我的手告訴我：「珍重地跨出這一步，橋的彼端便是慈谿縣境界了。」原是山，原是海，原是橫芒的大地，偏要劃上線，染上

顏色，說是溪河楚分。有一個人，「曾經生活過，曾經愛過，」這不便是做人的意義嗎？何必要把他拘束在一塊有顏色的紙上呢？人受社會的教育，也為人類服務，要幹什麼？

有一年，提着一個破舊的行囊，用綁腿纏住了短短褲襠，披着一件窄袖管的青布大褂，肩髮風塵，吐着一團一團白氣，上了去貴陽的自道。一封父親的電報，催我去尋一位料理後事中的敬愛者。人沉湎在大小十字街之隔，暮夜，一個看墓的老人收留了我，叫我留心那隻黑毛狗，讓我睡在無姓的草炕上。正廳裏住着一位老太太和兩個在縣專學讀書的小姐，同是異鄉流落人，感謝她們的慈悲，不讓我轉着往市廛中去買飽，給了我一盤粥。席間談起旅途，談起家鄉，談起生活和職業，老太太問：

「你知道有個黃正裕嗎？」

這個名字是我熟悉的。不過第一次聽人用輕率的，輕雅的口吻稱呼他。我說「我知道的，老太太，他已經離職了。」

她告訴我，從前他們是鄰居。老太太的先夫在時，他們還是世交。她說黃先生補職在南昌。杭州淪陷以前，錢江大橋擠滿了逃難的，兵荒馬亂，等杭州放棄以後，黃先生的二位妹妹，仍舊匿居在湖畔舊舍，來不及渡江避難

黃先生。黃先生的老太爺愛兒殉國，神經有些失常，如今在上海療養。我說：「是前，老太爺，你提起的正格，從前是我的隊長，我知道他在南京殉職的。」

「我再沒有說什麼了，什麼也說不上。自己想想，時間和空間在誰笑人的渺小，有什麼可以辨在它們的爭鬥並肩前進的呢？天南地北，這位長逝了的人還留存些什麼呢？彷彿處處閃耀着，閃耀着，現在這樣，將來也會和現在一樣，這就是精神吧？」

有一個滿長鬚，個性很倔強的青年，他噴着口水，指手劃腳的加重他的語氣，形容黃隊長的老太爺教子怎麼怎麼厲厲：「這老頭子教他學劍擊拳，下圍棋。一顆子放下去，還要問他半天理由。」

「另一個老誠，頗有骨節的人接着說下去：「從前在南京（註）他天天在飛，翻上翻下，那時我們不知道他在弄些什麼。……許多負重重的同鄉們，都曾經請他接濟過的……」

我帶着他們，等他們以敬奠和藉藉的口吻來結束他們的敘事。

前，有一年，在縣中的李家店，黃連一這位舊日長官。一盞油燈之下，那筆上的影，提起往事……

……他早是鐵骨，專心讀書。沉默寡言，笑臉和他……

……他早是鐵骨，專心讀書。沉默寡言，笑臉和他……

……他早是鐵骨，專心讀書。沉默寡言，笑臉和他……

去，簡單地告訴他：「下星期六，你不要外宿了。」

六，你們都出去做，你知道那位隊長為什麼不回去嗎？他對人，對己，就是這樣嚴明的……

「以後，他寫信要我致陸大，他說，考陸大有三個目的。服務多年了，應該有一個時間，來檢討自己，訓練自己。在南京，可以聽名人的演說。陸大與德國顧問的戰術講評，別出心裁。有這三個目的，你還答覆些什麼呢？」

「於是我們去考陸大，第一天考黨義，記得題目是『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之策略』。第二天知道黨義考了四十分，國文不及格。心裏很懊惱，想不考了。但是他告訴我：『我的黨義也得了四十分，自以為起碼還有七十分的呢。不要灰心，能中途放棄的嗎？』」

人世間有一頂「驕傲」的黑帽子，人們愛輕便地戴在別人的頭上。不會唯唯諾諾，不會奉承誰，也不向誰稱頌，沒有內心的歡愉，他不會造作地做慈悲或卑恭的笑。他要真理，不問你的臉龐上長不長一撮毛，挺起的胸部上有没有勳章。這類做人的典型，這類正直磊落的態度，到走江湖的那裏買個卜吧，這不是生成黑帽子的胚子嗎？蘇衣相法裏不載得很詳細嗎？」

教育家們說：「社會是一面鏡子」。這是一句非常漂亮的格言。每一次觀察每一個影像，該去慎思一番，體會一番。在輪動了，我們作一次遠道的旅行，像習慣法所規定的，少不了太太和小姐們穩穩地壓在車子上。山中遊七日，來了一位扶着竹杖的長者，黑而高岸。歸途中，他……

和隊長在一起。經過徽州是遊園到於打尖，我們才知道他是黃正裕先生的父親。傳說是向來沒有什麼來蹤去跡的。

有人說播着這一個故事……這一位老大爺知道有去黃山的車子，他總參加，然而他的孩子不同意，說那車子是不公的。雖然，沒有什麼爭執；也不能有什麼辯論的。並不是不願公私，厚厲的老者以為公私問題和這一次旅行便車不必擠在一起。他要知道開車的時間。告訴他的是「明晨九點鐘」。但是明晨九點鐘以前，車子便開了。這或許是孩子的頑皮吧？

這位老人終於自己雇了輛車趕來了。

如今，家園淪陷，兒心必苦。望你安慰於閃爍着光輝他的精神吧！祝福你心神的安寧！

有一次在南京，認識了一位赤着膊，戴墨鏡，浴着太陽，在軍政部工作的他的哥哥。也會經過過地的那二位為不肯結婚的哥哥而焦急的妹妹在企大讀書，為什麼不肯結婚呢？不知道。在漢口在廣州……常常接受他嚴厲的指示說：要進修，要讀書，却從來沒有提到過結婚該怎樣。或許天下女人無可合意的吧？或許，害怕「女人如蛇」的說法，像尼采所說的：厭惡提着手來提防女人，所以他始終沒有跳進結婚的圈子。親屬們將他設法介紹，然而當他知道電影院那裏將介紹他認識一位小姐時，便中途脫走了。真的，這不算驕傲，便是怪僻。因此，他的生活始終是簡單的；工作的精神始終是專注的；公餘的閑暇，始終消磨在閱讀上，運動上，旅行上，棋桌上。

那一年，新鐵路車載着我們離開杭州又回來。冒着苦

寒，路上蕭山的波頭。看到城隍山的廟宇和六和塔的影子，我們的心活潑了。到笕橋，白楊的枝兒瘦弱地在搖擺；常綠的冬青列在道旁；河水冷冷地繞着整潔的營舍。門旁，懸着布製做未體的隊部番號。在道左的會客室裏看到一位瘦瘦的人，和好幾個意大利人在商談。「這可同我交涉，」自己胡亂地想：「那個瘦瘦的人不要失在空軍的聲譽才好。」——這是黃隊長給我的第一次的印象。

規律地在隊上生活。把寢室整理得潔淨而簡單；蚊子在紗窗外嗡嗡地鑽，我們安靜地溫習舊課；隨時運動，熱烈地比賽。有一間規模不大的娛樂室，有數量不多，可是常常向航校調換來的中西書報。因為工作的繁忙，愈顯出例假日的酒酣。隊上訓練按計劃進行。他給所有的機會手後進的部屬。在機場，他自己也不斷的按着規定飛行：以他個人所特有的某種精神，去試驗飛機的性能。一架銀色的飛機，搖搖欲墮地越過樹枝，渡過河，穩定地落在機場上。襟翼完全垂下來了，這是習慣法所不許可，而不會有人肯故意去不遵守的。我們的隊長，留着短短的圓頂，永遠像行勢刀禮似的左手看表，右手行禮。蹣跚着他特有的步武；穿着他那特厚的大衣。——如今，還看到有追念他的人們在模仿他的姿勢呢。他常常下棋——圍棋或是象棋。據說他圍棋的造詣極高。可惜的是高低懸殊，我從沒有請教過一次。有一個小小的勤務替他整理着鞋襪襯衣。會固執地拉着他去換衣服，甚至在下棋的時候。一年以後，那位勤務兵到洛陽去投考機械學徒，不幸落第回去了。

聽人說，岳王墳懸着一副十三歲孩子寫的對聯。這

個孩子當年被譽為臨安神童。下聯的署名是「黃正裕」。作者雖然不會目視，却也無意強調他的天資；實在是聽到過好幾位接近黃正裕的人說過。很少看他寫字，也沒有什麼文房四寶在他的案頭。今天重讀他遺留的書函，雖然是鋼筆劃的線條，其勁，剛，秀麗卻舉世無遺。

讓別人來告訴吧。回憶的滋味是怎樣的？事物本身，要襯托才顯出來。回憶的辛酸甜辣，要比較才能辨別。人是善忘的。人們平凡的生活着，然而這生活經過時日的淋洗，卻仍舊鮮明地存在着。誰沒有一二個辛酸甜辣的回憶呢？我記得在漢口。

在漢口，炎熱的季節，一座小小的西式平房。有一間客廳，裏邊有一張會談桌，一盞燈，壁上懸着各種重要的情報和種種統計。我們集會在會議桌旁。有一位官長下達命令。態度和語氣是堅決，簡短而清晰的。有條理有次序地讀完了筆記紙上的條文。這是第一次，我知道命令該怎樣結構，怎樣下達，接着我們出動了，靜肅地。沒有疑問，不再需要討論什麼了。

誰不惦念故鄉的夏天黃正裕？假使物質的慾望不曾迷住了你的心靈，肯住在幽靜的村舍里，在溪里洗一個澡，爽朗地在田野散步。躺在涼爽的竹椅上，望着銀河兩岸的織女，北斗，長者在靜寂中，蚯蚓「吱吱」的動着，這便最納涼。燕子們愛戀它的巢穴，人們們在任勞完了以後，用扇子拍着蚊子也閒散地集會在營舍門前的草地上聊天。於是抓一個「大頭」，買許多西瓜。我記得長長的堤岸，十個人湊集十元錢，明晨在「開林」可以買幾斤任你要

多少珍貴的早點。於是抓「大頭」噉，明晨要一杯牛奶吧，要一碗精巧的鮑魚鮮粥，雞絲麵吧……愜情的玩：東湖的水；中山公園的網球，黃鶴樓頭的勝跡。工作時間，有任務的出發了，沒有工作的靜靜地做些溫故知新增長學術的工作。都市散揚着腐朽的微菌，但是我們能健康地生活，誰在領導呢？

南國有一處「白雲」故鄉。住所鋪着淡紅色的方磚。不時有三個，五個的人在舉行會議。這是隊本部的一個經濟委員會，讓他們知道隊上經濟收支的情形和審查採辦人員所報銷的單據。這是編制以外，隊長認為可貴的一個組織。其目的，據說是讓隊上的經濟儘量的公開，廓清一切可能產生的懷疑和惡意的嫉忌，有一張單據，它裏面的數額超過了經濟委員所調查的實際價值，那位經手人被傳到隊長的辦公室去。居室是用布匹圍圍着的，聽隊長在說：

「到禁閉室去，三天以後出來。」

「我怎麼敢浮報，報告隊長，我……」

「倘若浮報，你得送到陸軍監獄里去。不必申辯了。」這個組織和那次對白的聲音，像在記憶的勝處，自己不時在徘徊，徜徉，欣賞它的景色。

那時候，隊部車輛歇在財政廳的門前。假日往返，常常看到他進出於商務印書館。其後，經過了千餘里的長征，我們到了廣德。草為薪，幕為帳，油筒作傢俱，訓練，準備，而隊長手中仍是不釋書卷。有一次見他拿着高中的化學課本，才知道他得到航委會的特許，讓他我考陸大的了。

十個月的備戰。晚上，全國上下都準備着國運的復播。我們像釋放了重負似的離開了洛陽又回到廣西來；駐在高燥的彈藥庫裏。爲了次公差，自己離開了廣西。待公畢回來，我們的隊長已經沒有了，他投考陸大被錄取而離職。二十餘年的生命，有十餘年在流邊之中。這一次，又有像第一次別離了家，到學校裏去度那寂寞的寄宿生活的意味——人懸着，心懸着，沒有寄託了。

廣西，這個荒蕪的城市，彈藥庫像是地鼠的窠，窠外壓着積雪，我們擠在爐旁度寒天，待雪融化，我們又流邊着回到饒璧江邊來。我常常接到隊長的信，他說：

「德會人驚情瘦裏，  
子解歷史的因果，  
近認讀書的責任，  
惟有自燃不息，  
以微笑的態度去接受  
未來的命運。」

公餘讀實便常常讀那片紙，像指示着：「要樂天地間進人阻去，踏盡荆棘，安着心，流着血，辛勤地勞作。明知有成敗，利鈍，且復去計較，我係有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安閑心志」。明知橄欖味酸，偏要安着心去辨這酸中滋味。

他又說：  
「……是的，這是所謂『資格』。但是沒有學術和經驗的積會，將爲時代所洗刷，而爲人們所遺忘……每個人都會有野馬般心情的時期，也必經過一個煩悶的時期，若是兩肩挑着『家室』的担子，這野馬，也只有在磨邊挨過去了……」  
得有一首貝爾克斯之歌，唱道：

「我們的山裏有許多姑娘，  
夜和星星在他們眼睛裏游蕩  
同他們生活——好運氣，  
但自由是更可愛的。」

不要結婚，好青年，  
聽聽我言：

用這些錢，好青年，  
你買一匹馬，一隻鞍。

那要結婚的人，  
真是選擇了壞命運。

同俄羅斯打仗他也無心參加  
爲什麼緣故——老婆哭啦。

不要結婚，好青年，  
聽聽我言：

用這些錢，好青年，  
你買一匹馬，一隻鞍。

誠實的馬不會欺騙，  
同牠——跳進烈火，躍入深淵；  
有了牠，天邊也近在眼前。

不要結婚，好青年，  
聽聽我言：

「有一個時期，空軍投考陸大之風興。關於這，他裏裏說：『……對於陸大，在現在不願意。因爲一房子的基礎建築在磐石上』。換句話說，就是必欲做過一二年隊長以後再說。理由，我們是軍人，知道『隊』是一個戰鬥單位，而陸大是研究戰術的。若是不於隊中歷歷明瞭戰術研究戰術必涉空談。所以進陸大以前要充份了解一隊的體能，人員心理，器材的補給，經理戰鬥的指揮等等……不



他以後，他會感到乏味，而且校裏的訓練也會使你疲  
倦過去。出去以後，成為腦高手低的人物，不上不下的。

他又說：

「偉大的人必能戰勝內心的誘惑。這寂寞苦悶會困  
繞千古的英豪。終於掙扎出來的，終於成為英豪。故名  
人的傳記成為我們修養的良伴，不知以為然否？……若是  
忽略了身體的強健，一切都不行了。」

有一天，書記官輕輕的來敲門，他告訴：「一個命令  
，調職的命令，你知道嗎？」於是他笑着說這個命令，說  
離隊的日子，說旅途的行程……

從那時離開了江南；離開了家鄉，而今已四年了。登  
程前，長江欄阻我往城裏去。走進一條巷子，彷彿有濃厚  
的基督教氣味。一個套着白衣的女傭引我進屋，作了一次  
訪謁。臨別，他給我一封信，介紹我認識幾個人。因為洛  
陽的寂寞。時間催迫着，我從巷子走到車站。他指示我  
釋；指示我服務的精神，進修的方法。為我提著那隻沉重  
的行囊。我如今還聽得他說的「循循善誘」四個字的聲音。  
公共汽車的鈴子響了——這是最後一次的訪謁；也是最後  
一次的別離了。

在古老的城市裏，女人們穿着紅鞋騎在驢背上。沙塵  
霧，千萬年的洛水不竭的流，嵩山的影子和烏鴉的窸窣  
響着虛蕩的長空。戰爭的煙幕在海灘滾了。來信裏有戰爭  
的消息……

「好好地幹吧，自己的訓練需要長期的忍耐，也就是教  
方。珍貴這「七尺」之軀，為子孫做個榜樣吧。呀，人生  
是這樣匆匆，讓我們把光陰留住，好好地幹一下罷。希  
望有人用事實來代替言語，來互相勉勵吧！」

「鼓的聲響又響了，好男兒正是使身手的時候，不  
也就會……」

對於這一次戰爭性質的分析和他愉快地等待人的喚呼  
，他寫道：

「年輕的人，要等待。這是個長期的戰爭，準備着持久  
的力量，不許衝動。我們不但需要第一線的健兒，也要  
準備和訓練那班未來的生力軍。不僅僅為着一次戰鬥，  
隨時都有我們供獻血肉的機會。但是要記住，我們要得  
到勝利，並不是犧牲。」

「犧牲是容易的事情。但所以給是弱者除得而勝利  
却是艱難的且作。更是一串長而乏味的苦作。為有祖國  
的光榮，這是需要忍耐的！」

「事業和學術是一點點的累積起來的，需要時間才能完  
成。金子塔不是一夜造成的。過度的緊要會使你半途而  
廢的。記得一句古語嗎？『欲速則不達』。把時間分配得  
適當些，保持着活潑的頭腦，頑健的身體和愉快的心情  
，讓光陰縱容地把你抬起來，不要憂慮着明朝呀！」  
「我也在等待着人的呼喚。也許就會放下書包和你們站  
在一起，那是多麼愉快的事。我想不久就會相見了。以  
上是我二三年來所感到的，轉告給你，慢慢就會了解的  
，（所以我改變了我的生活，現在每天還是去游泳）」

我憑着窗眺望，吼聲像要壓塌了房屋。有三架飛機低  
低的掠過窗外榆樹林。白衣的人兒在招手。這是朝夕與共  
的同伴，放下了訓練的工作，到第一線去了。我耳際彷彿  
有呼喚的聲波，心中說：

「我已來×隊，重作馬前卒，腳踏棉薄耳。聞京中受敵壓  
迫日甚，我弟兄紛紛起程，以軍克業，我……  
之損失亦大。適贈之餘，錢無幾。但……」

準備之未周也。時代展開有待，如何殊難逆料；惟將來之準備，猶待今日之準備，勿使他日有『書到用時方恨少』之不足也。

「弟等在此訓練中，何時能重振羽翼，光我華夏，尙不可知……」

九、二二。

以後，生活落在戰爭的漩渦裏。那一天，嵩山的腰上繫着灰白色的柔綢，我們鑽出山谷，離開了古老的都市，渡過洛水南行了。我記得許昌的西瓜；雞公山鳥瞰的勝景。渡過了雲夢水澤，而洪都，吉安。大庾嶺以南，循西江，扣廣西的門環，到了馬平。旅行人的心境老是這麼倥傯，跨上了那輛進城去的車子，一位故人執着我的手提示我：

「你知道……」

車動了，情性使人向車尾劃去。我被地緊張的手和焦急的目光鎖住了。「我，我什麼也不知道。」

「方長裕同學殉職了，你知道嗎？」

「我上了千百個回憶，茫然回答：『我不——』」

「在南京……夜間。還有黃正格，——同時……」

有誰讓了我一個座位。車在震動，人也在震動。這不是夢境，我不相信是夢境。於是，他敘述一番殉國的經過：「那馬丁的那位從陸大放下書包，長隊未久的黃正格，那夜起飛，而他，那位隊長，是站立在彈炸員的崗位上殉職的。」

曾讀十八十九期合刊的「中國的空軍」，有一篇關於他殉國經過的記載。這裏，我再不用筆尖去劃開這沉痛的創傷。血，流了；草，黃了。物質不滅，它或者培植了一朵雲

滿的麥穗，在江南的田地裏，迎風傲立，重盼故國的旌旗吧！

他去又隊，在「京中受敵壓迫日甚，我弟兄奮勇迎擊，以寡克衆」為自由獨立的反侵略戰爭開始以後。馬丁，是當時僅有的雙發動轟炸機。一位部隊的指揮官，蒞任之初，對器材的性能不及熟練之前，為「重振羽翼，光我華夏」，站立在轟炸員的崗位上，日以繼夜，指揮，作戰，身為人先。這至大無畏的英毅勇敢，和這至高無上的軍人武德，應該慎重地示範給生留着的空中鬥士。接受的人們，應該慎重地伸出他們的手，應該澈悟這典型的尊貴！

曲着指兒，計算那些依然活躍着的往昔伙伴。每一隻手指按下一個微笑。人們雖然分散了，但都愉快地愉快地站在他們的職份上，埋頭在幹。你的言行，生死之間，將永為部下景仰的中心！

在天都峯前，文緒院石階上，記得照了一張第X大隊的全體照片。是自己留戀了沿途的山景，沒有趕上。那年在西工聚餐也照了相的。但戰事倥傯，來不及洗曬就離開了。你的遺墨，收集在我的手冊裏；你的書容，顯明地在我的想像之中，然而再希望有一張具體的雖然是平面的你的輪廓，便沒有了。同學錄裏有那張在廿一年新編的遺容，然而這好像不很像——與民國廿六年間比較。我希望那一位老者，那一個哥哥會留一張寄給我吧。然而你會告訴我——

「要年歲做什麼？要籍貫做什麼？又要相片做什麼呢？」

# 祇有巴慶沒飛回來

編 痕

當他們望見

山城的上空

仍然蔚藍而澄碧

連一塊白雲的影子也不見的時候，

他們是多麼驚喜而歡快啊！

今天，

大家才覺得

光榮了。

高闊的天空下，

吹來呼呼的迎面風，

他們，

那些保衛天空的

雲端的騎士，

剛才的戰鬥情緒

和廝殺的汗塵，

都被洗得

不留痕跡了。

馬達的聲浪

在高空快樂地滾蕩，

這天上的音樂鼓舞了他們，

每個人都覺得愉快，

於是他們

放開了喉嚨

唱起雄壯的

空軍歌……。

往日的歸來，

這山城的上空是這樣的恐怖啊！

烏黑的漫天濃煙，

熾紅的沖霄大火，

往日的歸來，

他們都躲在

高空的白雲裏飛行；

他們遲疑，惶惑

沒勇氣降落，

甚至

想一躍身子

摔下來！

但今天，

他們勝利了，

凱旋了！

敵人的轟炸機，

真就沒敢

闖進

山城的上空。

乘著熱烈的心情，

隊長向那六架飛機

打着手勢

讓他們先飛回機場降落，

自己領了兩個同伴

向市空飛來。

大地，

綠色的海，

村莊像羅列的島嶼；

嘉陵江靜靜地

投入長江奔放的懷裏；

解除警報的山城

向四郊呼叫而召喚，

馬路上，

行人和汽車出現了。

——這正是

玩花樣的好機會啊！

三萬三萬三萬三萬三萬

開去新門

撥動着駕駛桿，

他們，

這三位空中的騎士，

讓馬達聲做了表演的節拍

任飛機在高空

翻滾地舞蹈；

猛地，一個筋斗，

飛機從三千尺的高空

衝下了！

但，待要觸上山城的屋脊

又意外地

飛起半！

這驚天而危險的遊戲，

讓地面

那些仰起臉來觀看的人們

失色，喪胆，

喝采，忘形；

而表演者

却在天空上

得意地笑。

遙遠的天邊，

出現了一線飛機的影子，

那落後的兩個驅逐隊

也凱旋地歸來了；

於是他們

這空中的舞蹈者，

也調轉機頭，

飛往城郊的

降落場。

現在

通響榮的驅逐大隊，

在天際繞着低降的圈子

一架一架地着陸了。

爲了迎接

大隊帶來的勝利，

機場上站着那麼些人：

領事官和航空員，

機械士和勤務兵……

機場上

顯然比往日活潑，

飛行員們

從機庫

飛下來

來

和歡迎的人點頭握手，

也送着

帶點魯莽的笑話。

今天，

每個人都覺得像在結婚；

今晚，

大家應該舉行一個

慶祝的宴會。……

飛行員們

帶着一身愉快和疲乏，

到休息室去了；

勤務兵和機械士

在

負傷的飛機，

等待着

機身的彈創。

但，

還有巴恩和另一個航空員

沒回來！

但，

天空的遠處

又傳來了隱約的

馬達聲。

馬達聲。

馬達聲。

馬達聲。

四

天空傳來丁  
隱約的馬達聲，  
一個微渺的旋跡  
從遙遠的雲端  
向這邊  
移動着……

當這微渺的踪跡，  
在望遠鏡的玻璃片上  
被看出是一架驅逐機的時候，  
啊，牠那搖搖欲墜的樣子  
顯得多麼狼狽啊！  
從那嘶啞的馬達聲聽來，  
這飛機無疑地  
負着沈重的傷；  
而那駕駛者  
也精疲力盡了！

這負傷的飛機  
在機場降落了，  
幾乎是跌下來地，  
被扶下來的  
半昏迷狀態的駕駛者，

蒼白的臉上

淌着紅血……

「巴鷹呢？」

他好像不知道似地  
搖搖頭。

五

巴鷹還沒飛回來，  
機場上的人焦急地盼望着，  
他飛機上的汽油  
祇能再飛行  
一刻鐘了！

不過，  
大家都相信：  
巴鷹是不會  
遭遇甚麼危險或意外的，  
因為他——  
沈著，機智，  
勇敢，謹慎，  
他那驚人的戰鬥技術，  
和那從不帶降落的  
精神，  
誰不敬仰而欽佩啊？

他曾救過

五架敵人的

九六機，

得過一枚

金色的勳章……

現在，

他應該飛回來了

他應該飛回來

在機場上

飄然地落下；

他應該飛回來

讓大家跑上前去

熱烈地

歡迎……

祇有五分鐘了！

巴鷹還不見回來；

他飛到哪裏去了呢？

但，每次出擊

他都歸來地

最晚……

六

跟往常一樣，

在沒有警報以前，

巴鷹，

我們這忠於職務的戰士，

就裝束妥當了：

穿着飛行衣，

戴着航空帽，

像出嫁姑娘似地

在等待着。

「喂，

急甚麼呀？」

朋友會這樣向他鬧，

他紅一下臉

笑笑……。

警報的時候，

大家忙亂地更衣，

巴鷹從容地

在飛機上坐下了……。

跟往常一樣，

他燃起發動機

隨着大隊

離開地面了。

充滿陽光的天空

多麼輝煌美麗啊！

而且，

也這麼透明而闊朗；

我們這廿七個年青的航空員，

將飛機排成

品字形的小隊

蜻蜓似地

在藍色的遠天

散開了。

巴鷹，

向上爬着高，

他那兩隻

帶着方形風鏡的眼睛，

沿着天邊

鷹一樣地尋覓……。

天邊是渺茫的，

像浮一層薄霧，

但在遙遠的西北天空，

那剛剛浮現的

一絲線跡，

却被他閃電似的眼光

瞥見了，

捕獲了。

於是，

巴鷹加快飛機的速度，

迎着那方向

凶猛地

撲去。

七

當那成百的天空強盜

正在無阻地飛進的時候，

他們那龐大的行列

被我們

像從天上撲來的巴鷹

以迎頭的痛擊

衝散了。

但頑強的敵機

並未慌亂，

即刻將驟雨似的

彈網

包圍了巴鷹！

而巴鷹，

毫並未慌亂，

以他特有的沈着和勇敢



顯示他驚人的本領，  
發揮他傑出的天才；  
讓飛機在彈雨的空隙中  
靈活地翻滾，  
矯健地閃避；  
讓子彈的火流  
都鑽進敵機的腹臟里。……

終於，  
一架敵機冒煙了，  
起火了；  
巴鷹衝出來  
鑽到  
天上去。

八

這天空的大戰  
猛烈地開始了。——  
我們的驅逐大隊  
都向這趕來，  
馬達聲和機關槍聲  
混亂在一起。  
飛機，  
中國的，  
日本的，

在生死線上  
決鬥了。……

巴鷹追趕着  
幾架  
企圖要闖入市空的敵機，  
巴鷹最仇恨  
縱火和轟炸的敵機的，  
也最無情地毀滅牠們，  
他按着機關槍的發射鈕  
從後面衝去，  
這凶猛的襲擊啊！  
一架敵機  
帶着黑煙和熾火  
在天空  
轟然瓦解。……

敵人的，  
飛機和炸彈  
粉碎了，  
爆發了；  
敵人的，  
轟炸員和射擊手  
跳傘了，  
著陸了。

在我們驅逐大隊的  
暴風雨似的摧毀下，  
頑強的敵機，  
終於負着慘敗和痛創  
七零八落地  
逃往東方。……

九

帶着光榮，  
帶着勝利，  
騎着空中的戰馬，  
我們的航空員  
往市空的方向  
飛回來……

這時候，  
巴鷹做了個英麥曼轉，  
也要凱旋歸去；  
但，他忽然看見  
遠方  
有兩架飛機  
仍然在廝殺……  
巴鷹笑着又奔過去  
啊，那驅逐機負傷了啊！

那位弟兄的臉

流着血！

巴鷹解救了那負傷者，  
擺擺手讓他飛回去，  
自己和那架敵機

忽上忽下，  
或前或後，  
開大油門俯衝，

側擊。……

但，

正當爬高的時候，

巴鷹的肩膀

忽然麻木了，

流血了。……

這是無上光榮的，

但是巴鷹

却認為萬分恥辱！

他羞憤，激怒。

他的眼睛紅了，

心臟裂了，

他瘋狂了！

他不顧一切地

尾着他的仇敵

痛追而去。

但是他啊，

絕勇的巴鷹

這年青的空军戰士，

却忘記，

他機關槍的子彈

祇有

十幾發了！

十

一個鐘頭過去了，

兩個鐘頭過去了，

巴鷹仍然沒有

飛回來！

這天上的英雄啊！

飛到

哪里去了呢？

他的朋友都在絕望地

猜想他的不幸！

但，他的愛人啊，

却發瘋地說

巴鷹不會死。……

可是……

却來這樣的消息，

解除警報的時候，

百里外有人看見：

在東方，

在天地的邊際

有兩點

飛機的星火

同時熄滅了。……

編者

### 「人必有捐」

我們在本刊第四十期上曾說：今年的獻機運動一定得做到「人必有捐」的地步。

從情報方面，我們知道海外僑胞正在義無反顧的把大量資金源源匯寄回來，獻給祖國的太空軍。我們同時也沒有忽略貴州遵義小十字街一家小小的同濟藥房在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這值得紀念的日子，由經理周國瑞先生孤掌獨

力獨發捐獻「西藥號」飛機的呼籲。  
這一天，周先生身疲力行的獻出了當日營業總收款的十分之二——二十六元。成績自然不算好，但是如果全國各地西藥劑業能夠一致起來響應的話……？是時候了。「人必有捐」，切盼全國每一個同胞都能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

# 席金

里 家

季節的關係，我們五點鐘晚餐，解散以後，可以自由到堤上，溪邊，花園去玩；坐着，倚着，漫步，隨自己的喜歡。五六月的天氣和景色，彷彿每天要給我們寫一首輕鬆詩：

晚霞總是抹得那麼紅，遠山頂上滾滾的濃雲，像森林邊口磨集的怪獸，遒勁的古柏把蒼老的臂膊伸上天空，蒼舍的輪廓也襯上了黑影。有時，差不多是常常，從柏林的深處，鳥起炊煙，還有幾隻白鳥輕盈的飛過。

我是常常這時候寫日記的，自修室靠近花園，我酷愛周圍空寧的一個人做點事。但，席金總要在一定的時間內從花園走近我窗口，並且輕輕的說：

「家！快出來走走，或者，」好啦，好啦，歇一會兒罷！」這聲音彷彿釘固在窗欄上，他準定要來叫我的。

又是一個爽意的黃昏，照例的我寫日記，我把日記寫完了，習慣的等着一個人的叫喚。慢慢的，慢慢的，我收拾起筆墨，又對着窗口吐了兩口氣。蒼邊有一顆灰蜘蛛，扭了一條絲在打紙輕，我不知覺的盯住了蜘蛛也盯住了天空。外物在我官感裏有些模糊了，彷彿窗外有足音，我半意識的期待窗口冒出一個頭來。

半分鐘過去了，足音似乎已經消逝，頭，更不會從窗口探起。一分鐘過去了，一刻鐘過去了，光線從書桌上暗下來，藍色的天空，罩上一層網幕，席金的聲影終於杳然

色葉葉黃黃，子在薰風中招引，遠寺的鐘聲點綴着黃昏的靜穆，景色在宇宙間加深，凄清伴着寥落，來傍我了。

「這怎麼是個事？席金……」我想。

我們常常並坐的長石凳，在竹籬的右角上獨兀的爬伏着，我去撫摩，摩着一手冰涼，有一隻蟋蟀跳上我的手背。

「席金究竟幹嗎去了呢？幹嗎去了呢……」我捉摸不定。

以前，他不論要到那里，必定會先告訴我的，即使再忙些，也會托人帶信給我。奇怪，寢室的床上依舊有輪廊面盆內的肥皂盒只是向左偏開一點，面巾有兩處縐褶，面巾有酒杯大的兩塊濕痕，看去都快要乾了。

「席金！席金！」我在廁所外邊叫了。沒有半點回聲，有一個人從籬笆邊上移過來，彷彿怕我，彷彿想躲我。

「對不起你躲得了！」我想。我見他仰着背，轟地就衝過去，我準備抓住他……

「席金！你裝甚末傻呢！」不對，兩尺遠就飄過爾一股子廚房味兒，這分明是伙伙耿耿。這傻東西還楞頭楞腦的傻笑呢，討厭！

「你看見席金學員嗎？」其實不用問他的，這人跟木頭有甚末區別呢！我却偏禁不住問了。可是我沒有期待回答的半絲意思便掉頭跑開，到了兩丈遠以外才聽到一個賣燒臘

的嗓子：

「沒……沒……有，李……學員……真討厭，這傢伙。我已惡又轉幾個彎了。」

近來鄉下很不平靜，被饑寒驅迫着一羣漢子到處播散罪惡；張家嶺有六個人搶過一次，白浪灣殺了一個行腳小販。這羣漢子遵循「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的秘訣，幹着害人利己的勾當。離此三華里外的一個村姑半夜失去了一箱新絲盒，姑娘的母親幾次尋死跳河，鬧得遠近皆知。而且近幾天的騷動，使我們這一批一向頑強的孩子都不敢到籃筐外偷窺了。

平時靜謐的生活中，往往要鬧出難以逆料的變故的。所謂落湯之流所掀起的浪花，接近浪頭的角色，總得被翻上幾個筋斗的。我們住在這處有其名的警衛的村野中，左近雖然一羣圍着人吃人的玩意兒，那末，席金碰上這頭不幸的浪花，就不很希罕了。

經紅約下幾位同學分頭出去探尋，并且約定：要是三十分鐘以後仍無消息，我便第一個去報告值星官。我知道的，席金這孩子決不會單人匹馬亂跑的，這一次就令人有些捉摸不清了。要是值星官追問時，我就索興說出我的測料：「土匪抓走了」五個恐怖的字。

時針的箭頭像一隻高空的急燕，猛向沙灘衝下。在預定時間內的一分鐘前，隊部的號音響徹了宇宙，晚點名了。號令重於一切，我們又慌着跑，然而席金的聲影誰也不會摸著。人是急得半瘋了，怎麼辦？奇怪，這孩子幹嗎去了呢！恐怖的妙向我襲了上來……我身子搖搖欲墜

在黑影晃動中，大家擁着站隊，我覺得身子有些飄蕩，太陽穴凸起脈管，并且猛烈的跳。

「席金爲了嗎事？」天威以爲我清楚，輕輕問。

「怎麼？」驚疑交織着我。

「他請病假睡了。」

「……奇怪！病了？」我從惡夢中醒來。我幾乎感壓不住我的激情。

軍人動作，一大串：點名、報數，伸腿縮腳，左看右看……鬧了一大陣。我簡直急着想敬禮走開了，我的意思老早便該解散，但是那掛紅帶兒的先生又伸着脖子嚷了：唱校歌，唱軍歌，口號……注意……嘩嘩，吹毛求疵！半天天才從他嘴邊吐出來：「解散」。謝天謝地！

連擠帶拉，我們直奔第六號寢室，豆油燈空自在空中吐出舌頭，席金的床上隆起一堆陰影，像一隻就捕的白蠟。

真感謝上帝，席金並沒有失蹤，而且一點病也沒有。大抵他躲在甚末地方哭過，眼皮些微的浮腫。他犯了飛行規則，自己處罰自己，躲了我們。

大概他是第一次犯飛行規則吧，大約是破題兒第一遭幹荒唐事吧，大約他對事物太認真太激情了吧，大約他必靈的細絲太柔嫩了吧。總之，他身心之全部已被後悔困了，像一隻傷勢沉重的小馬倦意沉沉的躺在窠中。他臉，他悔恨，辜負了教官熱誠的教誨，告誡……他追悔偷看紙飛，穿電線，對女學生磨街，溜手，用翅膀壓村姑的顯

……白費汽油，犯規，危險，荒唐無聊，陽奉陰違……

一串連一串的回想，一串一串的刺心箭。

良心的牆壁上，畫滿了詭異的像。我希望他不可過分糟塌了自己的身子。被煙燈就下塞了我們的嗓子，據席金最後說他還要切實處罰自己，改過。

黑夜的靜寂中，我却被激情打開了回憶的門扉，追悔如梭了：「……教官命單飛……長途飛行……簡陽……十橋鋪，山谷……情緒失常了？推頭，不遵守高度，提心吊胆防着「空中警察」。狠命向地面衝，急轉彎急上升……」

「哼！彷彿神氣，大胆，有本領，超等技術……其實何嘗不是同自己的生命鬧着玩呢！混蛋，無聊……自欺欺人……」

雙人床，上層躺着席金，一個犯飛行規則的懺悔者，一個知過立改的頑漢。下層躺着我，一個空中紀律的破壞徒，自欺欺人，欺人欺己，於是慚愧的頑石從心尖長大，於是：「撲朔一片悲哀，無聲雨點打來」。悔恨使我哭，席金的純潔的心靈使我感動流淚……

上下床，上下兩個悔罪犯。

白日逐着黑夜，第二天，紅燦燦的朝陽，照耀着運動場上一個光輝的青年，他在跳，在跑，露着雪亮的牙在美，有人在呼叫他：

「席金——席金——PASS HERE！」

二十九年歲暮在雙流

## 編後記

這一期貢獻讀者的是「詩歌散文特輯」。

詩歌，數量很少，只有三首，但長詩「只有巴黎」回來」是特別值得推荐的。作者的情況，我們不大清楚，不過從作品本身，我們至少可以看出他應該也是一位「中人」。

林湘橋先生是讀者熟識的了，雙先生現在蘭州服務軍機關。他們的詩，讓作品自己來向讀者介紹罷。

散文部分，質量都更充實。胡兒，不過是一位熟練作者的筆名。他的這篇「黃正裕」，正和此前所發表他的幾篇別的散文一樣，風格的清新，技巧的圓熟，在「空軍文壇」上是可以獨樹一格的。

「席金」和「X古寺放鶴記」，寫的都是飛行學生的生活，作者也都正是飛行學生，牠們和以前所發表的同樣體文章所不同的是：這里更能把握住所要表現的生態。

唯美先生的「淘汰」和劍青先生的「祭」也都是新出了聲的好文章，後者寫的是今春某地空軍烈士公葬典禮的現場。

「擊落敵機逐機七六二號」是一篇素樸的紀實文章，如其感動了讀者，戰士所盡的力量是比作者所盡的力量更多的。

下期「空軍節」特大號，預計有十數篇精彩文字。讀者特別注意。

陶雄（六月十五日）

# ××古寺放鷓鴣記

林青雲

冷酷的冬天，兜着灰暗色的尾巴，  
狠狠地走了。

正當菜花黃遍了迷濛的山野，大地映着和煦的春光時，我們這羣活躍的伙伴，離開那靜靜的×江，歸來這偉大的×新校部。×年來起居同處，甘苦相共的同志們，終於是分手了！槍桿，駕駛桿我們要並駕齊驅；轟炸，驅逐大家在分頭努力。如今，我們這一隊是飛驅逐的。

每日，溫馨的南風吹起那黃茫茫的花浪；也催開了我們心田里盼望的花朵——那一天，我也要駕起那威武的驅逐機——美國之鷓。奔騰在那靜靜的天邊。在這古寺西院里，灰黑色的兵營中充溢著好奇而興奮的空氣，好似春色滿園關不住，我們誰個不想一程風順，正好乘鷓飛去。

壯麗的鷓，我們天天嘴里談着它，心里念着它，眼里看着它，手脚摸弄它，就連夜間夢寐，也憧憬着它。幾年來也是平生最大的願望——飛鷓運機！好容易呀，今天才讓我實現了。

上午，地面打靶，×××飛機機關槍，五發射到廿四環，好安逸地贏了人家四包五香花生米。

午飯，裝下去一打小麵包，配合了三碗稀飯，着裝，集合！槍上肩，飛行的隊伍朝東進發，堅定的脚步吻着筆尖似的大路，沙沙打着拍子，我們向着那遼遠的藍天歌唱，祖國的大旗站在高高的天邊，歡笑地向着我們招手。

「飛！中國飛行隊飛！……」排成空中鐵陣發揚無上天威……我們是祖國的鋼盔……飛！發揚千年不朽的光輝。

熱情的陽光親着美麗的黃花，盛開齊放吧！遍野的黃光，無邊的黃光，並不是黃金的可愛，却彷彿黃的火焰在燃燒，亦好似黃水的氾濫，浸沉了大地和村莊。溫柔的風輕輕地吹動着那愛的波浪，一切都躺在無垠的黃浪上，靜靜地做着午夢，只聽見那小小的蜜蜂兒大合唱着春的美讚，靜靜

的小溪流向大地的夢鄉里去。

我們走向廣大的飛機場上，綠洋的草坡像一片靜靜的大海無波，那高桿上的風向旗從不偷懶地在拍着手，日夜辛勞的場工們老是在勞作——不息地掘土，搬移，填平。靜靜的飛機，停息在一條線上，好像待發的漁舟靠在海灘上。我們繼續地走向東北角落的丁字布像以×國造的××新步槍佩在肩膀上。

藍衣人來，開車了！千百匹馬同聲咆哮着，靜靜的午睡給打醒了。一架架的飛機都向我們走擁來。課目下達後，紅白旗就開始交換地招展起來，靜靜的飛機場變成熱鬧的汽車站，轟隆隆的交響着。

「今天的課目：××機，起落航線，××機，機翼飛行，柯××等×名先考試，用××機×××機。」這是×組長的聲調。……也到我的名字，按次序又是第一個飛的。這是在×級飛過的飛機，雖屬放試仍然平心靜氣地飛，就當他





身覺不舒服，右轉頭常高，上舵用得  
不順。這彎是最寶貴的，你能利用速  
度，愛惜高度，半徑又小，嚙，將來  
同敵人格鬥就有辦法。時間像飛樣地  
過了二十分鐘，就關油門下颯，張線  
噓噓地吹着口哨，視界廣闊得很，兩  
條天線連尾巴，雙翼長長的，規模壯  
大，像座小洋樓，那天線拉得很直，  
好壓衣裳。

抬頭望藍天，它比我在地上所見  
更遠更高更玄妙。一朵白色的雲像大  
帆船似地橫過，遨遊的老鷹靜靜地飄  
翔着，太陽光從高高的雲峯邊上射來  
，像瀑布直瀉，也似天龍吐水。多麼  
美麗偉大！飛！本來是詩人的夢境，  
可惜我不能夠描出那神往的情景。青  
春的大地才換上新衣，黃花襯着藍邊  
，人間的圖案畫絕不會比這更美麗，  
我離開了一切煩惱飛上天國，欣賞這  
不是畫家所能配描的顏色，這是唯一  
造物主的筆調。慢慢地降低高度，經  
過校部上空就進入航線，記住搖好安  
定面，調正方向舵，關完油門下滑，  
對正丁字布，看約摸離地幾米高，又  
開油門通過機場，下望丁字布打的是

白旗，知道我的腿是放好的，可以落  
地，但是風向已稍偏左來，要小心着  
陸後保持正直。很快又飛一個亂線，  
又對正丁字布下滑，速度保持好，水  
平拉合適，沒想到是好輕的三點着陸  
，滾行快我不怕，不讓它偏它總得停  
止，心頭一陣輕鬆回到停機線上。

同學們的笑波滿面，好像一陣和  
風飄到我的耳邊，聽見他們的叫喊，  
我比去時更不自如，不知說什麼話好  
，好像久別重逢之心。忽然我想到萬  
里海濱的母親，遙祝你健壯愉快，你  
的小兒今天已開始跳上戰鬥機。雖然  
我未曾像林白上校已第一個橫渡大西  
洋，可是，我已堅信自身能夠為我祖  
國効力了。

接二連三地別位同學也放上去，  
同樣也平安快樂的歸來。我們都在津  
津有味地談著：天下無難事，只怕無  
決心！飛機是人造的，當然是人所能  
夠操縱的。接受別人的批評，虛心研  
究學術！如果有人問我的感想和心得  
：這飛機是堅固靈活，但是也相當  
的重，尤其是起飛時的右舵！在空中

### 我們的歌

林滿齋

鋼板，鐵皮，

我們的紙張；

「鑿子」，「榔頭」，

我們的鐵筆；

拿起它

蘸點血，

蘸點汗，

呵！呵！嗜！嗜！嗜！

這就是我們寫的文章！

× × ×

車床，

打磨床，

我們的圖畫間，

不是畫的山水，花卉，

美人芳草，

畫的是機器零件！

× × ×

馬達旁，

打鐵磁，

我們的音樂堂，

不是唱的桃花江，

想情郎，

唱的是——

轟轟隆隆！

叮叮噹噹！

三十年春於成縣

只要你自己調整好，就很好飛且很輕快。沒有什麼，飛行一事，一如家常瑣務的道理，要是你太把佗當做一回事——緊張，畏怯，或是看不起佗的話——大意，疏忽，佗就會對不住你的。

×教官嚴正地講評：飛機是沒有生命的，人却是活的，有感覺的，馬力雖大，人可以操縱佗，剛才起機可說是飛機操縱了你，落地才是你把握住飛機，照規律起機偏了得處罰，不過你是第一次，天憐地義，熟能生巧，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以後要注意！因為太柔和反而變成遲鈍，至於緊張是根本要不得的，大胆飛。才學腳踏車的人知道自己要撞人了偏偏不改而撞到人，但是飛機是絕對不能容許你「胡塗」的，得心應手，因時制宜，剛是一管筆，你畫出一個阿Q，別人畫成一位玉美人。

我們應該記得敵人的話：他們說我們中國人使用這種飛機，並沒有發

揮完盡其良好的性能。對的！我們很抱歉，當時沒有給敵人最善最美的打擊！我們須更加努力，為着莫忘敵人的話。

日落西山，滿天彩霞紅，熱鬧的飛機場又回到靜寂里。半圓的天罩着大地，像個美麗的魚缸盛滿着清水，三兩歸來的小××機慢慢地掠過西邊的樹梢，真像小魚兒游在那密密的水草叢里。我們的隊伍向着宿營地走回來！充滿喜悅的心，我忽又回想到×年今日，也在菜花黃里，那時我才來學飛，確是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也許我同一般人一樣的，害怕上天去，飛是可怕的？時間才是世間最公道的試金石呢。

我好像初戀着一位英勇有為的人——我們的驅逐機。佗幫助我成全我以長空殺敵的幸福與榮耀！我應該怎樣地努力學習，再敢奮鬥，為着我們最親愛的祖國的自由和解放！

## 空騎隊

鍾

冬日明淨的高空下，  
輕掠過一羣銀色的空騎隊，  
馬達交響地奏着進行曲，  
螺旋歡狂地戲謔着巨風。

巨風，任你不停地吹吧，  
吹它跨過關山千萬重，  
把大地的距離給縮短，  
讓山河也減去了昔日的威風。

啊，再猛的銀色空騎隊，  
被頌為時代寵兒的英雄！  
今天你飛到祖國的懷抱裏來，  
要築起一座堅強的空中堡壘。

要築起一座堅強的空中堡壘，  
今日的祖國正需要你顯神威，  
莫辜負了祖國負託你的重任，  
快向着強敵去討還同胞的血債。

### 祭

① 一列蒼翠的松樹覆蓋着石砌的甬道，墓碑大半都廢立了，稍後一點還有土來口棺木整列着準備入葬；墓穴上雜生着一叢叢白紅的花，是去年憑吊者手植的吧？欣欣然似有無限生意呢！清晨濕柔的春風送來一陣濃郁的薔薇濃香，祭堂的門楣輝煌着金碧的文彩，兩廊下的聯幛被風吹得獵獵地，堂內外滿堆着鮮花與柏枝纏結成的花圈——不，是親切的友誼與同情編成的。靈前兩枝澹弱的燭光搖曳不定，爐內縷縷的清煙，纏綿地升起來又淡淡地漾開去，增添些空虛悵惘的感覺，心被沉痛壓抑着，角落裏起了低聲的嘆息……

樂聲響了，哀抑的韻律裏泛起了女人們淒切的哀哭，雖是漠然於生死之情的我也已熱淚盈眶，淚光裏浮現了一些熟識而生動的面影：

澤，那挺秀的身材；和南國孩子特有的深黑的眸子，流露出無比的熱情與英俊。在這生紅豆的嶺南有他甜美愉快的家庭，還有一位多情的女孩子不時給他以溫馨的撫慰，他年青而勇敢，同學們都對他寄與極大的希望，然而就在去冬的一個大風的下午，過低的尾旋奪去了他的生命……

### 劍 菁

那是誰，心地坦白而純真的北方孩子；他不意的談話是我們歡笑的源泉，他曾經勤勉地學習俄文與航術，而且立志要做一個良好的轟炸員呢！如今是一堆黃土，掩埋了塵埃的殘軀，也埋葬了他未酬的壯志……

眼前浮起了另外一個秀逸的面龐：

那兒是有詩人氣質的雪。啊！雪！那兒是你奔放的才情和精湛的藝術修養？你那酒脫不羈的舉止與倔強的個性呢？……

還有新和安，兩個海外生長的兒子，跋涉了千山萬水只爲了祖國的生存，是在「十·七」那次的空戰中壯烈地殉國的。

生動的面影逐漸消失隱去，耳畔仍縈繞着哀哀欲絕的嗚咽，我垂下頭墜入了沉思：

這二十年來美好的生命，如火如荼的青春，那無比的雄心壯志，未來的憧憬和理想，只在一剎那間灰飛煙滅，一切歸入無窮的幽暗與幻滅；人世誠是慘淡而寂寞，但在如此的壯年遽然夭折亦太可悲了……

誠然，死是可哀的，求生的意欲是生物皆具的，但生命終是有限，短

暫的人生比起「永恆」來，只是針尖似的一滴掉在日光的大海裏，像石火電光的一閃，倏忽即逝。這一切悲劇的絢爛燦爛，歸入無窮的虛虛滅滅。任是如強烈的求生意志，亦不能避免這必然的「最後」。如是，則昨日之死與今日之生，今日之死與明日之死又有何分別呢？生死之情又何用其執着與熱中呢？……

哀哀欲絕的嗚咽已低下去了，耳畔漸漸起了強有力的聲音，是心底的聲響的震鳴吧！

唯超人與勇士不懼死，能用月光般純潔的微笑以接受「死」。爲爭自由而流的血，方是世間最可尊貴的血，爲求真理而死，爲萬千人的幸福而犧牲一己，是極崇高壯美的「最後」……

如午夜的鐘聲，這強有力的吶喊，在耳際清越的迴響着：

「唯超人與勇士永垂不朽！雖死猶生！」

猛然抬起頭來，日光正射在殿堂的屋脊上，人已散了。墓地裏，在工人們吶喊聲中，勇士的忠骸昇入了那安靜的無窗的宮殿。

「安眠吧！勇士們！」低低地我訴出了我的祝禱。

劍菁先生：請示知通訊處。

編輯

# 淘汰

唯美

或許有人一生過的都是幸福日子，但是他自己却一定不會感覺快樂的；因為假若沒有比較，誰又知道什麼才稱得起是幸福呢？常常處在順境的人，也不會曉得順境的可貴。幸福的一刹那，實在是由於有了平時苦難的經驗才能體會出來的。當劉區隊長告訴我飛行科有條子來叫我第二天起再不用去機場時，我感到的的是什麼？我覺得整個的自己，整個的生活都成了廢物。

我曉得我飛的不好，我常常這樣知道；便是教官從沒有重責過我一句，我也常常這樣知道。因為我的教官是個很有經驗的人；他怕責備了我反會使我精神緊張，更加飛不好起來。雖說他的性情是很急躁的；可是幾次在空中，我坐在後座艙裏，但凡我從支柱的小鏡子裏偷瞥他一下，我就知道他很耐心的在作教練。把他的煩躁總是用大力壓制了的。我想到他那麼盡心盡意的幫助我，那麼平心靜氣的教導我，便更加感覺難堪了。

初飛行的時候，也並不是如我們從前想像的那樣艱難而需要力氣，也從沒有一個人覺得頭暈過。只是似乎更需更細心細力，細得比繡花的力氣還要小，比搨一張圖的心思還要縝密。教官們都一再的這樣說的，我們都謹慎的遵守着這樣做。可是一天一天的下去，好壞卻依然是漸漸的分別出來了。在我們第十九組裏，教官雖然從來沒有說起誰好誰壞的話，但是我們五個人本是天天生活在一起，用不着別人來講評的。自從第四個星期把趙瑜停飛了以後，

我便耽心着自己了。

同學們都親愛的討論着，互把彼此的心得來交換，都希望成爲生死弟兄，不再有一個被淘汰的。當趙瑜搬出第七寢室進入轉學班的那天，好多人都背脊流淚了。我們雖然用好話安慰他，但卻禁不住自己的悲傷。當然，我們都明白，救國的道兒不一定是學習軍事飛行，也曉得飛行學的學習是同別的技术一樣的需要興趣相投，需要天性相近，可是誰禁得住一個人失敗的悲哀呢？或許教官更能看清這種情形；趙瑜走後的第二天，教官在飛行完畢後站在飛機旁邊訓話，也很憂鬱的說到趙瑜停飛的話；說到我們空軍駕駛教育的計劃，當然是把淘汰率減到最低的程度，但是也不能不顧及天資是否相合的問題，因為若是勉強使一個工程師去登台演奏提琴是必然失敗的。勉強使一個不適合飛行的人做飛航員，早晚不是自己失事，便是給敵人增加一架紀錄。給自己無謂的犧牲一份力量罷了。所以除了教授者盡全付的精神教練以外，不堪造就的，還是得行最低限度的淘汰。希望大家不把這兩個字放在心上……

也許有人在停飛後抱怨一切，找出一些理由來大發牢騷罷。但這不是爲訓練的。就如我，我一向身體情形很正常，精神上也沒有什麼特異之點；只不過每每想到近日同學間飛行情形，便覺得自己是一天天的落伍了，趕不上了。但每想到這，我總馬上狠心的撇開這個念頭，希望能以自己的雄心與努力再換來一些進步，只是事實上不能

盡如人意啊！教官一天天的和悅的教導着，再耐心些，再重複的做，再重複的講，我思之再三，終覺自己是一心有餘而力不足了。我反覆尋思，却從不敢把這種想法告人。一直到上星期六晚上教官叫勤務來找我們去說話的時候，說起我們近日飛行進度的情形，又問到學生隊中的生活狀況，飲食好壞，以及各人的家庭現狀，將來志願……我聽到他那慣常的和悅的聲音娓娓而談，禁不住心怦然動，把那蘊藏在心底的想頭脫口說出來了。我想我當時是哭喪着臉的。我也有一點落伍者所感覺的羞愧。我說我對不住教官的盛意，也對不住國家的培植，想到我們每天拋入空氣裏的比血汗還寶貴的汽油，我卻沒有一點進步，雖然違背了自己的志願，可是我還是犧牲了的好。——我是不要再飛下去了，毋寧把我那一份白糟場的汽油與時間用來教導旁人吧！

今天上午，當旁的同學們都在天上嗡嗡的飛翔着的時候，我們九個人在會議室前的花園邊靜候着考績會議的提問。這就是我們都想飛上去的長空，所給我們最後的判決了。第一個進去，不過五分鐘，出來便向左轉低着頭走回寢室去了。第二個照樣的進去，也照樣的出來，連想向他問話的機會都沒有，我們都無言的等候着——那麼難挨的時間，那麼渺茫的希望啊！第三個便是趙瑜，他出來的時候，紅着兩個眼眶，卻還裝着一臉笑容，那麼悲慘的笑容，慢吞吞的向我們走來。剛走入花園，想想卻又向左邊轉彎走啦！

「趙瑜，」我禁不住低聲喚他道，「怎麼樣啦？」

「沒有什麼。」我見他只把右手舉了舉，那麼啞着聲音的講了一句，隨即走遠了。

勤務兵在喚我的名字了。

「有！」我大聲答應着，取下帽子對室門走去。

「報告！」

「進來。」

我進來了。誰知這裏面因有綠色的窗紗把光線遮掩了，情調同外面的花園大不相同。一張大長方會議桌子，教育長坐在對頭，兩旁坐了不少的人，多半都是飛行教官，王組長同我的教官也在這裏。另外還有處長，醫務所的楊主任等等。每人都拿着一捲油印的紙張。教育長一直在低着頭翻閱那油印，別的人們在我剛進來時看了我一眼，也都低着頭看那油印紙張。好一會教育長才把目光從紙上拉起來看我。

「吳偉城，你是在浙江投考的嗎？」

「是。」

「教官平時帶你飛行，教的如何？」

「實在是好。」

「那麼你感覺你自己近來飛的怎麼樣呢？」

「我是盡了最大的力量了，」我說，「可是我知道進步是很少。」

於是他便說到我的天才與飛行不合，必須要改道他教的話，並且懇切的解釋：

「你千萬不可以因此失望，因為一個青年的機會是太多啦！空軍當然是好，可是也不能勉強。國家爲了迫切需



要你們，才從老遠的把你們徵召到這裏來，用了好多的時間和金錢來培植你們。如今，萬不得已的把你淘汰了，但也決不會太使你為難的。另入旁的軍事學校都可以，一定給你們幫忙……」

他一句一句的洪亮的聲音打着我的心房，我看見教官低着頭，突然牽引出了無邊的悲哀與悽楚。

「報告教育長，」我說，「誰禁得住自己失敗時候的悲哀呢？我想大家都是一樣的。記得我第一次投考空軍的時候，這是在義烏住中學。那一次浙江沒有設立招生處，我特地向母親討了錢坐火車到南昌去投考。因為檢查的醫官說我的耳朵有點阻塞，不取，我就去醫院清理了一次耳腔，再等候下一期。去年正月，我又從一個朋友的信裏得了一份招生簡章，並且知道浙江還是沒有設立招生處，只得請了假翻山越嶺的徒步走到長沙。當我一路上每每遇到空襲的時候，我伏在水溝邊，心理就自許：不久就可以親自把那些萬惡的敵機打落下來了。那次因為南昌失守以後火車不通，汽車也難找，光靠走路，日夜的趕，還走了十七天。到了地頭，考期已經過了一個星期。到現在我都忘掉那次失望的難過！我又疲乏的回去，去年七月，第三次，才從義烏到金華去考上了本校。我們這次只取了二十二個人。一路上輾轉的走了八十幾天才到××。我的飛行，自己知道是不好，我再三的考慮過後，終於忍痛的先向教官提出了停飛的要求。我這樣做，我心裏該多麼難過啊！不過想到我白白花了一份汽油，一份時間，還飛不出來，倒不如早讓自己退出來，拿這點汽油給旁的同學多飛一分

鐘，多長一分經驗，也便是將來多給祖國建立一點功績了。我自心裏的痛苦，就讓我一人受吧！我說這些話，自知是不應該的，也不想得到什麼憐憫，只是聽了教育長的話，我心亂如麻，禁不住就說出來了。」

「我一邊說，一邊不由的流下了許多眼淚。教育長把聲音也抑下了，叫我不要過於悲傷，又安慰我一些話。我心下說：這不是悲傷吧？這是慚愧同感激的眼淚啊！」

他的繼續又問了我幾句話，但是我實在不能再聽我的思緒了，我的心多麼亂啊！我老老實實告訴他們我不能再用心回答他們，只好馬馬虎虎應付了一陣便走出來。一口氣急步走到寢室裏，伏在牀上啜泣了好久。

我停飛了。但自從我把那些話不自禁傾訴出來以後，心裏倒安穩多了。我只默默的祈禱別的同學們能夠用功學習，快點學成，將我的一顆火熱的心也帶上天去，多為祖國創造些光榮！

### 「無線電搜索網」

無線電控制飛機，雖然盛傳一時，但終於證實「不能實用」。

另一種應用無線電操縱的空中秘密武器——「無線電搜索網」據情報則已付諸實用了。

英國政府對於這「最有力」的新式武器極為重視，據公布牠能偵察敵機的行跡，在敵機通過時發出警戒信號，用以代替「人力的」監視哨。

(實)

# 竹見濤日記

貝嬰

九月十三日星期四雨

1. 駕駛桿太猛。
2. 大轉彎向左頭高坡無定。
3. 中轉彎頭坡皆無定。
4. 今天太壞了！

從教官給我一張紙。這就是今天的講評，是他在空中低着頭紀下來的。

全飛完了，我問教官：「要是今天考試飛得一團糟，豈不淘汰了？」  
 自己想：「假使這樣要淘汰，那考試及格與否？豈不憑個人的運氣？剛巧好剛巧壞。」

「不」，教官告訴我：「今天不過比往日稍壞了些。若是進度考試，按着教練的題目和考試官飛。那一項被認為不及格，便繼續學習，再飛下去。若是淘汰考試，考試官飛一次還不能決定，還得考第二次，第三次，等

他決定了以後為止。」

最後，教官以沉默的態度，溫和地對我們說：

「今天一般都退步了。是什麼原因呢？願你們思索自己的弱點加以糾正。做教官的，沒有不希望自己的學生能完成學業而不受打擊……」他走了，白衣的高個兒，隱沒在綠色機場的彼端。

我檢討自己的弱點：

一、本星期來，還不會受教官不好的批評。於是對於轉彎方面的注意，不及螺旋起機等課目有興趣。

二、心神有限，而求進心太切。把注意力分散在各種動作上，像滾行、起飛、上昇角等。心神未專一，而改進心切，駕駛桿運用未免太猛了。

三、上機前沒有準備。到空中非常口渴，致神益心躁。

但願明天晴，我相信可以使教官

滿意的。

天雨，機場積着水。機輪起處，碎浪四濺。這情景也抵得過錢塘江的湧潮。空中氣流惡劣，飛機不穩。為保持轉彎時的機頭，手都酸了。今天真是不平凡的一天！

九月十四日星期五雨

真倒霉，一片雨聲。整天蟄伏在屋子裏，不能飛，也沒有運動。學科也上夠了，飛機學，發動機學……筆記簿里留下來的，不過是氣體的容積和壓力成反比的 BOYLE'S 定律，和九氣缸，五氣缸的發動機行程。

在禮堂里聆飛行科長的訓話，綜合他的意義是——本校的使命，紀律與命令之尊嚴與空軍的責任，他說：「……空軍是復興民族的責任，本校教育成敗，繫國家之興亡……」肩此重任，其何以自勉……

# 航空信箱

張祖德

答張先學君

君如係陸軍軍官學校畢業，而又具有高中畢業之資格，可具呈母校，申述志願，請給予投考空軍軍官學校之機會。蓋空軍官校招生，目前係經由軍訓部委托陸軍官校代辦也。

答吳嘉璧君

空軍軍士學校現正在續招新生期中。招考地點，在重慶成都及其他各大都市。詳情請查閱各該地報紙招生廣告。

答孫靜海君

空軍機械學校初級班學生，今後均由空軍各工廠學徒中甄選保送，不再招收外面學生。

答中央軍校第二分校十七期學生

(二)(三)兩項，請逕函衡陽、桂林空軍總站招生辦事處洽商可也。

(二)飛行學生身體之要求，條件很多，須經航空醫官檢驗方可。茲舉其要者十餘條列後，以供各位之參考：

- 一·身高 一百六十公分以上
- 二·體重 五十公斤以上
- 三·年歲 空軍軍官學校應考學生自十八歲至二十五歲 空軍軍士學校應考學生自十七歲至二十二歲
- 四·胸圍盈虛差 七公分以上
- 五·心臟 無雜音及其他病理變化
- 六·肺臟 聽診與打診俱無病理變化
- 七·視力 各眼視力至少20/20
- 八·聽力 各耳20/20以上
- 九·辨色力 正常無色盲
- 十·四肢 無畸形與運動障礙
- 十一·生殖器 無一切花柳疾病

精神殿其後，臨陣畏縮，又足恃乎：... 在飛機庫裡，組長指著飛機的門。的操縱和高度表轉數表的用法。他坐在飛機里，我們團團的圍着他。知道油門操縱更柔和，要慢，平穩的時候，保持一千五百五十轉就夠了。轉數表連轉的轉數。高度表指示飛機的高度，而高度關係飛行者的安危，應

該熟悉它們。娛樂室里擠滿了人，在下棋，在打乒乓，在談天，在剝花生的皮，找不着一處空隙。自修室和閱報室早坐的厭倦了。可以散步的幽靜去處，霏霏的霧。我感覺寂寞和無聊，常常想起飛行科長所提的問題：「日本航空母艦已向杭州灣進發了，你奉命有轟炸它的任務。但母艦上空有敵人空軍主力的保護，你將怎

麼處置，方顯出青年空軍的精神？」我想，駕着巨型轟炸機，從高空飛去，發現敵艦的影子飄浮在海波上，以最精確的瞄準具把炸彈掃數投擲下去吧！倘若有敵艦的攻擊，就謹慎地防禦吧。若是油箱已經燃着紫色的火花了，那末和艦上的飛機同歸於盡吧！

言行要一致！

## 本社緊要啟事

查本刊行銷版前曾委由重慶正氣出版社總經售，客歲以還，該社經營未臻完善，且多違約之處，決自第四十二期起收回，改由鐵風出版社直接發行，嗣後所有批發，訂閱，及有關推廣事宜均由鐵風出版社辦理。至正氣社以前所徵定戶，統由該社自行負責退還訂費，恐未週知，特此通告。此啟。